

梅里下官路

吴培文



下官路村是磁灶陶瓷古镇的一方创业热土。以前周围盛长芦苇,秆高草长,迎着夕阳霞光随风摇曳,特别是通往村里的道路四周,漫山遍野,密密麻麻,故名“霞秆路”。

“梅里”,为吴文化始源传承之说。距今3200多年前,吴氏始祖泰伯携弟仲雍从岐山远徙江苏无锡梅村(古称“梅里”),开拓了广大的江南地区,建立了吴国。

梅溪曾是宋元时期磁灶陶瓷的通商要道,瓷钵陶缸由此漂洋过海,为海丝文化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26处磁灶古窑址中,下官路村拥有4处,分别是南朝时期的溪口山窑址,唐、五代时期的狗仔山窑址,后壁山窑址,清时期的铜锣山窑址。

改革开放后,下官路村抓住契机,一时陶瓷工业如雨后春笋,蓬勃发展到上百座厂家。广阔天地是先行者的星辰大海,他们重装上阵,奔向远方,行脚天下,勇闯全国各个县市城乡。

下官路村人人熟知延陵吴氏儒学先师季札公的高风亮节,“季札让国”“延陵挂剑”等事迹家喻户晓,广为流传。

百年前,村民们就非常注重团结,自觉制订了乡规民约,现尚有朋山公派下公约碑刻如下:“从前强盟誓会一律取消,朋山公派下永远不得私结联盟破坏和平,子孙繁盛难保无口角,倘若略有口角,各宜秉公理断,敢有不遵,合众共诛,房长心存一致毋怀偏袒,永保和平之幸福,不愧为我公之子子孙者哉!”

村中有梅峰寺,以梅命名。有一敬老院,依梅峰寺而建,是一座“福建省五星级农村幸福院”。

将军山下梅福园,作为族人的安息之地,同样引用梅花那雪白纯洁吉祥和美好的象征,用来寄托后人

人文蔚起、文化润村。下官路村民十分关注自身文化建设,讲好自己的故事。村中除了坐落一些农家书屋,富康小区居民吴清河、吴国法等还自发创立书院,村民阅书读报蔚然成风。

重视教育,也是下官路村民秉承吴氏遗风的一贯坚持。吴耀霖着重介绍了梅里小学办学的理念与初衷。学校以梅花的品质来激励学生——“梅具四德,初生为元,开花为亨,结子为利,成熟为贞”,以物喻义、以德为教。

下官路,是这个千年陶乡的生存之路,也是一条正在行走中的乡村振兴之路。下官路,路通天下,路通未来!

抒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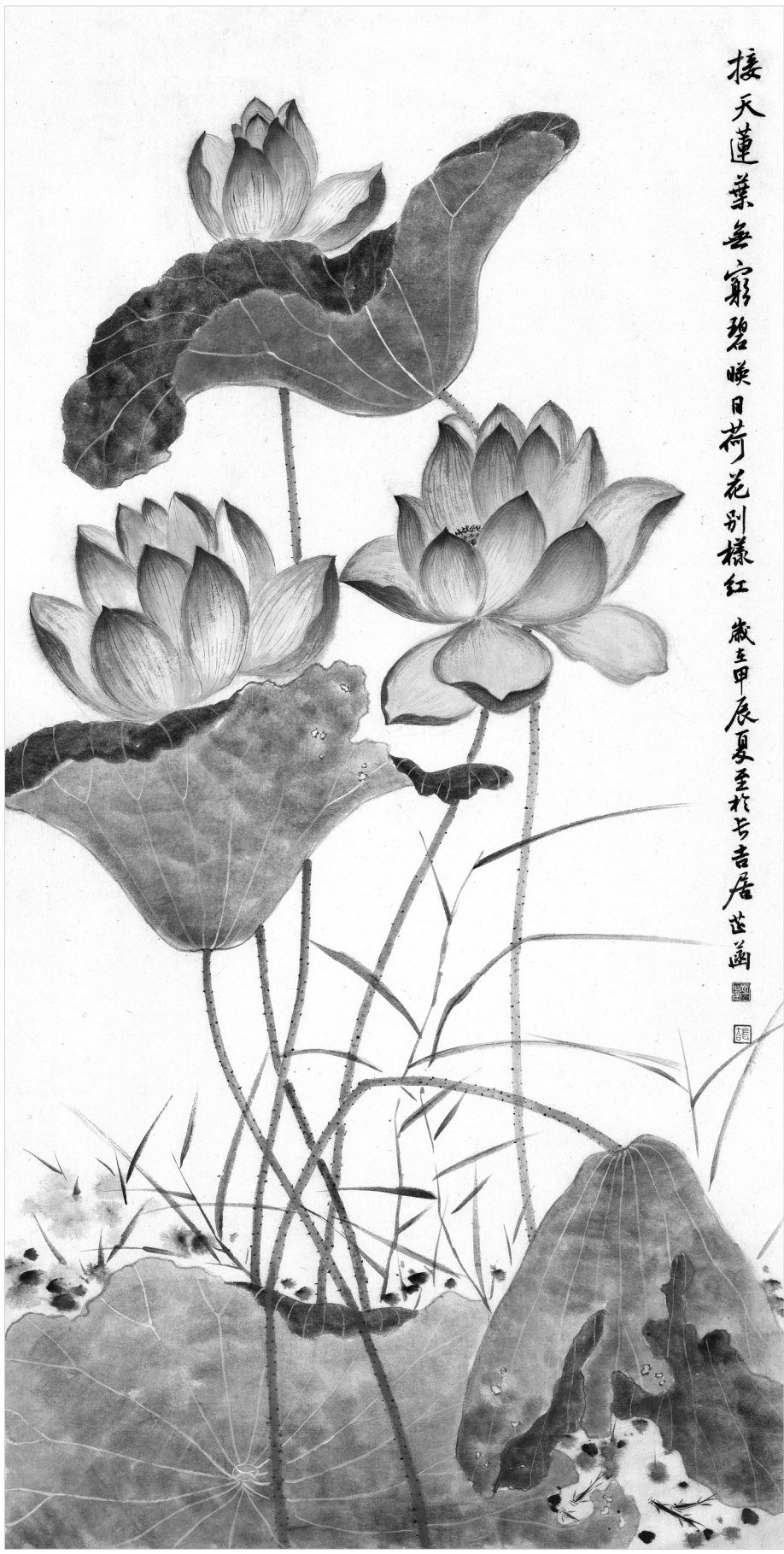
浸润在雨中的闽南

黄彩莲

不承想,闽南的雨季是如此缠绵悱恻,好似沾满蜂蜜的甜酒,浓稠而酣畅,绵密而缱绻,把万物都浸润了,都染绿了,如一块七彩斑斓的翡翠。

雨打纸伞的声响在静寂的夏日里,伴着水溅青石板声,在闽南的老巷子里回响。红砖古厝被雨水浸润成朱红色,聚集在屋檐的雨滴随着平平凡凡的屋瓦,连同尘埃一同垂直砸进泥土里,四溅开的水花又同周边的水洼汇聚,随着石阶缓缓流淌。

我见过江南的细雨,透着骨子里的清愁,似梦似醉似诗,尽兴缠绵,暮色四笼。我却总觉得不如闽南雨季的多姿,可滂沱如万马奔腾,云压轻雷响,有着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磅礴;可急雨如鼓点,轻打芭蕉



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庚子甲辰夏月于芳居芷画

映日荷花别样红(国画) 芷画

荷之恋

陈碧玉

再美的花也曾埋在土中默默孕育,任何一朵花的盛开都是有备而来。

春寒料峭的三月,村民们把一段段莲藕插进湿润的水田。莲藕的头部露出水面,像一个个刚刚学会潜水

一阵暴雨袭来,莲藕仰起头,淡淡地笑了。她仿佛早已料到,这是自己生命中必经的一课。在愈发丰润的水田中,她的嫩茎和嫩叶逐渐生长。

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。亭亭玉立如美少女的荷花,惹来了眼尖腿快的蜻蜓,招来了好色的蝴蝶。

她是夏的使者,气质脱俗,清新如仙子,披一层粉嫩的纱衣。风过,她舞动着纤细的腰肢,迎风飞扬;雨来,她不卑不亢,绝不轻易低头。鸟儿叽叽喳喳,竞相赞美她。

六月的思念

蔡安阳

六月,闽南大地一片生机勃勃。水稻黄了,荔枝、龙眼、芒果熟了,栀子、茉莉,向日葵开了……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美好。



| 花语

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,精心守护自己的孩子。

荷叶是最懂荷花心意的。她撑开一把把绿伞,这叶片翠玉形成层层绿浪,为遗世独立的荷花隔绝一片污泥。

再美的花也要经历带泪的过往。当不知名的病毒侵袭莲田时,一片荷叶奄奄一息地倒伏在水中,荷花盛世的容颜瞬间凋零。

晨曦微露,残阳西坠。荷花,让一切都变成了岁月静好。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,赞誉之词如泉水汨汨流淌,淌满一季又一季的荷花池。

而她,一如既往,不喜不怒,在静静光阴里迎来自己的丰硕之秋。

丰收的喜悦让村民们的笑靥也如一朵朵荷花。人们采下莲蓬,剥出一粒粒白白嫩嫩的莲子,晒好;挑出细细的莲心,泡水,苦涩中蕴藏着甘甜。

水面平静,风轻云淡。那一朵朵荷花,在一年一度的时光流转中,欣慰地笑了。

| 亲情



实。那时的我,总喜欢跟在他身后,看他熟练地挥舞着镰刀,一茬茬稻子应声倒下。他的汗水洒在土地上,也洒在我的心田;他虽不善言辞,却用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勤劳和坚韧。

小时候,父亲经常带我走进田间地头,教我如何种植,如何收割。他耐心地向我传授着农耕知识,告诉我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种植技巧。

生如夏花

张绍琴

春有百花。花似乎是春天的主角,一片花飞减却春。花开花落,减着飘着,时光的脚步跨入长夏。满目青青绿绿,深深浅浅,在大片的青绿之中,一丛花、一朵花蓦然跃入眼帘,像一个活泼调皮的孩子,看一眼,淡然一笑。

泰戈尔说,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可见,夏天的花儿和春天相比,绚丽璀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是,走过芳春,看过百花,嗅过汹涌的芬芳,人们产生了一点审美疲劳。

小区的庭院颇大,夏天花树繁盛。我绕着楼栋散步,常有不同的花儿伸出胖乎乎的小手,绊住我的双脚。

同我一样喜欢看花的,还有一位老人。一头如雪的发,纹丝不乱地向脑后捋着。每天黄昏时,他像清静自家养的鸡鸭鹅,凑近这从花嗅嗅香味,贴近那簇花看看花瓣花蕊,仔细查看经过一天的阳光或风雨,它们是否容颜依旧,还是绿肥红瘦。

走近紫色满天星时,他蹲下身子。星星点点的紫花,在一排排的小叶子中间,淡雅别致。他久久地凝视着它们。微风拂过,绿枝摇曳,紫花点头,好像天上的星星掉落在地上,闪烁着动人的光;又好好像无数生动的眼睛眨呀眨呀,让人陶醉。

荷花玉兰太高了,他便仰着头观望。有时我会产生错觉,觉得他那一头白发就是盛开的荷花玉兰,高高地顶在枝头。洁白如凝脂的花瓣,不染尘埃,仿佛以这样雅致、纯洁无瑕的姿态,向人们宣告自己的存在。

有一天,我凑近月季拍照。种月季的邻居笑盈盈地看着我说:“好看吧?”

“真好看!瘦小的枝条竟然开出这么大的花!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受到笑容的鼓舞,拍完花的我并不急于离去,向她说起那个爱花的老人。

“他啊!你不知道吗,他患眼疾失明好几年了。”

“他竟然每天都来看花?”

“是的,听说他是一名教师,儿子在外地工作,老伴过世后他一个人居住,失明前就爱花,失明后似乎更爱花了。”

我再看到老人时,他脸上和花一样的纯净、明媚,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我只知道,每一朵花都是倾尽一世的繁华,倾情绽放。原来,那位老人也是。繁华过后,依然热爱生活,如夏花盛开。



| 味道

粥香记忆

黄崎

在我的记忆中,学生时代的日子总是过得忙碌而充实。每天,当黎明的曙光初现,我就得早早起床准备去学校。

那粥蒸汽袅袅,散发出来沁人心脾。我捧起碗,轻轻吹去热气,细细品味。那粥的绵软香滑总能驱散早晨的寒气,唤醒我的心灵。

当我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时,母亲已然起身。她总是格外细心地剔除米中的杂质,再用心淘洗。熬粥的过程,看似简单,但其中的辛苦只有母亲自己知道。

进入中学后,我赴城里求学。由于路途遥远,回家的机会变得稀少。每个周五的傍晚,当我走出校门,总能看见母亲那熟悉的身影,手中提着一个保温壶。

某个周五,我如常接过保温壶,却意外地发现了母亲衣袖上的磨痕与泥土。我心头一震,忙问其故。母亲轻描淡写地说,因雨天路滑,她骑车过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。

再后来,我踏上了远赴外地的求学之路,进而在哪里扎根工作,回家的机会因此变得愈发难得。

为了寻找那份久违的味道,我曾走遍身边的餐馆,希望能找到一碗能与母亲手艺相媲美的粥。

我也曾尝试亲手熬制那碗记忆中的粥,然而,无论我怎样精心调配,怎样细致熬煮,却始终无法复制出母亲熬制的那种独特味道。

那些清晨的粥香,早已深深刻入我的记忆。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早晨,成为我内心深处独一无二的回忆。

然而,岁月无情,时光匆匆,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在我尚未来能完全理解和珍惜父亲的辛勤付出时,他却因病离世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每当我走过六月的稻田,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。他的笑容,他的汗水,他的勤劳和坚韧,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在这个葱茏的六月,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了父亲在田间劳作的背影,但我不敢走近,只是远远地凝望着,默默地道一声:“爸爸,我想你了。”